



第二次世界大战：

亚洲战场



Ron Bridge's private collection

塔德·永木和山东省 潍县拘留营的解放

Mary Previte

本文作者如今是名州议员，但60年前她只是个在中国山东省一处日本集中营被囚禁了近3年的12岁女孩。1945年8月的一天，英雄们从天而降解放了被囚禁者。在美国的解放者中有名日籍美国士兵。本文叙述的是他的故事——日裔美国人争取参战保卫国家的努力和潜入中国日本战区的危险。

在52年后我寻访到塔德·永木 (Tad Nagaki) 时，他的脑海中仍充满了对往事的回忆。

我把长话听筒紧扣在耳朵上，聆听他的话音。记忆中的往事如阵阵潮水涌来，令我泪眼朦胧，视线不清。我又成了那个睁大眼睛的12岁孩子，听着在集中营上

空高飞翔的那架飞机的嗡嗡声。我急忙跑到窗前，看到它正在盘旋，越飞越低。那是一架巨型飞机，机身上装饰着一颗美国星。潍县集中营变得疯狂起来。我拼尽全力，朝入口大门跑去，看着那欣喜若狂的场面，心中激动不已。成年男子扯下他们的衬衫，当成旗子朝天空挥舞，招呼那架

低空中的飞机停下来。被囚禁者围成圆圈，一边跑着，一边冲着天空猛地挥动拳头。在那架B-24型轰炸机打开机腹、绕飞回来时，他们互相拥抱，哭呀，跳呀，嘴里咒骂着。美国人从天上飘然而至，落在了中国山东省潍县集中

上图：激动的潍县拘留营被囚禁者聚集在营门欢迎美国解放者。

版权所有©2002年。

营围墙外那片即将成熟的高高的高粱地里。美国人来了！

1945年，我是那座集中营里的一个年幼的被囚禁者。“潍县敌国人集团生活所”是日本卫兵对它的称谓。塔德·永木是战略情报局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 OSS) 的一位美国英雄，是解放被囚禁在那里的1500名同盟国平民的七人小组成员之一。我同我的哥哥和姐姐已有5年半没见到我们当传教士的父母了。1945年8月17日。我将永不忘那一天。塔德·永木是营救小组的美籍日本人翻译。

52年后的1997年，在一次遍及全国的探查行动中，我寻访到了他 — 我找到了他们之中的每一个人。那时，塔德78岁，已丧偶，正在内布拉斯加州的阿莱恩斯 (Alliance, Nebraska) 种植玉米、豆子和甜菜。我得逗他说话。塔德对与拖拉机和田地打交道的孤单生活感到很自在。这些战略情报局的人受过训练，很能保守秘密。可我不是这样！我是个来自新泽西州 (New Jersey) 的妇女 — 脑子里装满了要问的问题。

所以我就套他的话了 — 我们两个隔着半个大陆。我虽然表现得彬彬有礼，但仍像个气喘吁吁的孩子，急匆匆地把问题倒了出来。现在我把那次营救行动叫做自杀使命 — 6个美国人和一名中国翻译在1945年对抗人数不详的

日本武装警卫。慢慢地，慢慢地，塔德·永木谈起了那个刮风的日子，是用英国的降落伞低空跳下的，所以日本人射杀营救小组的空间小了，时间也少了。他说，那只是他第二次跳伞。

我提到那一群群被囚禁的孩子们。啊，是啊，这些极帅的解放者走到哪里，我们就跟到哪里，向他们索要徽章，索要纽扣，求他们唱美国歌曲。他们是骨头上肉、皮肤晒成了铜色的美国神灵。每一个人都打动我12岁的心。我们像孩子们跟随拍花子的人走那样日夜跟着他们。

“当时是什么感觉？”我问塔德·永木。

他说：“就像被放在了佛龛上。”再没有比这更轻描淡写的了。我们把他们看成是神。塔德记得有个女孩子剪下了他的一大把头发，一件纪念品就这样到手了。

有些话塔德并没有说出来，这正是让我感到惊讶的地方。难道他不知道，日军一旦在1945年抓到他这样一个日本族裔的人，他就会是头一个受到严刑拷打和惨遭杀害的人？难道他不知道，他们一上来就会先使出最残酷的盘问手段？难道他不知道 — 他当然知道 — 随之而来的将是按照日本武士道的规定 — 噢，没错 — 以砍头的方式对美国人实施例行处决？至今，一想起这一点，我还是感到不寒而栗。

我问道，在缅甸或在中国，要是美国士兵把你当成日敌的话，那又会怎样呢？

“我从没想过这一点，”他说，“我是美国人。”他说得好像就那么简单。“我是美国人！”我继续探问。

“在战时，”他说，“你要是这么想，你就成不了优秀的士兵。”

那么，一个美籍日本人 — 不被信任的“二世”¹ (Nisei) 日本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只限在军事基地里修剪树木和绿化地面 — 是怎么变成中国-缅甸-印度战区内由美籍日本人组成的精英小组的一员，又是怎么变成美国在敌后使用的第一支侦察部队的成员的？

塔德的父亲名叫三关永木，在20世纪初美国雇主为矿场、森林和罐头厂招募日本人时从日本移民夏威夷 (Hawaii)。他先是在夏威夷的种植园里干活，后来迁往美国本土修建铁路。到1906年，已有首批1.3万名日本人在修筑铁路。工钱是一天95美分到1美元。中央太平洋铁路 (Central Pacific Railroad) 从位于加利福尼亚州 (California) 的南内华达山脉 (High Sierras) 盘旋而上，蜿蜒穿过唐纳山口 (Donner Pass)，然后延伸至内华达州 (Nevada) 全境。沿途有小群日本人留下来开设餐馆、洗

¹ 二世：在美国生长，其双亲为日本移民的第二代日本人。译注





美国解放者在滩县拘留营第23楼上空跳伞。
(可在<http://personal.nbnet.nb.ca/sancton/>浏览更多照片。)

衣房和屠宰铺，开采煤炭、铜矿和种地。三关永木和四五十个日本家庭定居在邻近内布拉斯加州斯考茨布拉夫(Scottsbluff, Nebraska)的山谷里，并像许多日本男人一样，从日本娶了一个凭相片相亲的新娘。那时的法律规定日本人不得成为美国公民。但他开始种地了。他养儿育女了。

塔德和其他美籍日本儿童来到斯考茨布拉夫周围有两间和三

间教室的学校就读，开始讲英语。但有人在夏天开办了日文学校，于是“二世”日本人—美国生长，其双亲为日本移民的人—也能读写日文了。这种双语的才能将塑造塔德的未来。

大洋彼岸酝酿着战争。1941年11月，塔德·永木应征参加了陆军，成为永木兄弟中第一个人入伍的人。因为生在内布拉斯加州，所以他是美国人。他的日本出生

的父母认为参军是他的义务。塔德时年21岁。埃尔克斯兄弟会斯考茨布拉夫分会(Scottsbluff Elks Lodge)的男士们举行自助晚餐会，欢送他和其他来自山谷的18位应征入伍者。永木一家举行了告别聚会，以示庆祝。塔德将保卫美国。这是个简单的等式：如果你爱你的国家，那你一定愿意为它而战。

但是，对美籍日裔士兵而言，其含义还不止于此。参军将证明他们的拳拳爱国心。参军向美国证实他们的爱国主义。塔德·永木的母亲在农舍窗户上贴了一张胶条，骄傲地夸耀她的儿子在为他的国家效力。

珍珠港事件

1941年12月7日还活在世上的任何一位美国人都能说出听到消息时他在哪儿。《基督教科学箴言报》(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的约瑟夫·哈施(Joseph Harsch)自檀香山(Honolulu)报道说：“今天机翼下有红色球的飞机穿过晨雾入侵，袭击美国设在这里的无比重要的中太平洋海军基地和岛上工事。”

如果说日本对珍珠港的偷袭使美国感到愤怒和震惊的话，那么美籍日本人则是即刻就感到了恐惧。许多人砸碎了自己的日本唱片，焚烧或埋藏了亲戚的来信，

Christine Talbot-Sancton's private collection

以及书籍、礼仪娃娃、家庭佛坛和日本国旗。

日军造成4612名美国人伤亡，其中许多人便葬身于珍珠港海底。“牢记珍珠港事件”这句口号起到了火上加油的作用。在歇斯底里的战争气氛中，玫瑰碗(Rose Bowl)橄榄球赛因担心遭到空袭而自加利福尼亚州的帕萨迪纳(Pasadena, California)易地举行。带有“给日本鬼子一巴掌”(SLAP THE JAP)这句口号的“缅甸剃须膏”²广告牌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公路两侧。有些亚裔美国人开始佩戴带有“我是中国人”或“我是菲律宾人”字样的别针，以示区别。当一个国家遭受攻击时，它如何来判断忠诚呢？不久，选择性服役系统(Selective Service System)将“二世”划为“4-C”类，即敌国侨民不得服役。有些人被迫自陆军退役并被遣送回家。有些人被解除武装并被派去干粗活。

起初，塔德·永木并未注意到人们对他的态度发生了变化，直

到他在信号队的战友全都调至他处而只剩下他一个人时，他才有所察觉。同其他人一样，他也渴望参战。驾机飞行一直是他的梦想。为了成为一名航校学员，他通过了身体检查，并索要了多封推荐信。随后，他的指挥官发来了私人信函：他们不能接受他，因为他是美籍日本人。他被送往

肯塔基州的托马斯堡(Ft. Thomas, Kentucky)，与其他约40名美籍日本人一起分配在兵营。其他美国小伙子都在从事重要的工作——上战场为美国而战，而塔德和他的“二世”哥们儿却在剪修树木和绿化驻地，往运兵列车上装食物。但是，这在战时对一名满怀激情的美国士兵而言算是什么工



一幅囚禁者画的素描展示美国解放者从B-24型轰炸机上跳伞。每名解放者都在图中他的降落伞上签了名。原图左侧的说明是“历史性行动”(Making History)。

² 缅甸剃须膏：这是1925年至1966年间在美国出售的无须使用肥皂刷的剃须膏品牌名。该产品因创新广告宣传而得名。树立在路边的一排言简意赅、红白色的标志是当今广告牌的先驱。经常有6个一排，头5个含有押韵的一句话，第6个是品牌名缅甸剃须膏。在广告宣传鼎盛时期，除了几个州外，全美国有7000个这样的标志。它们是家庭驾车出行时沿途可见的独特景观。有位作家写道：“在大萧条和二战的黑暗日子里，这些标志让我们高兴。”商品的名字“缅甸剃须膏”源自一个早期产品，它的原料油产自马来半岛和缅甸，那是种治烫伤和烧伤的气味难闻的搽剂。 编注



Courtesy of Mary Previte



Courtesy of Mary Previte

(左) 那时13岁的作者戴爱美 (Mary Taylor), 刚自潍县拘留营解放不久。

(右) 1945年9月在陕西凤翔的家庭大团圆。泰勒 (Taylor) 一家是来华英国传教士詹姆斯·赫德森·泰勒 (James Hudson Taylor, 1832-1905, 其中文名为戴德生) 的后裔。他还是中国内地会 (China Inland Mission) 的创始人。直至今日, 这一家的每一代都有成员与世界各地的华人基督教会保持密切关系。

作呢?

1942年2月19日, 罗斯福 (Roosevelt) 总统发布了第9066号行政命令 (Executive Order 9066), 从沿海地区撤出有日本血统的居民。

战争尚未开始, 为数极少的陆军情报专家就不断提醒上级, 训练日语翻译以掌握复杂程度令人难以置信的日文具有重要意义。但是, 异族青年能在战斗或绝密情报工作中受到信赖吗? 他们只是从祖先土地上迁出的人的下一代。陆军一方面将美籍日本人撤离西海岸, 另一方面又为了语言和情报工作的需要而寻找称职的“二世”日本人。在旧金山 (San Francisco) 原西班牙军事要塞 (The Presidio) 克里斯菲尔德 (Crissy Field) 的一座改装的飞机库里, 陆

军开办了一所小型语言学校。它为头一班坐在苹果箱和橘子板条箱上听课的学生特别挑选了58名“二世”日本人。高层领导在看到学校的价值后, 将其转移到明尼苏达州的萨维奇营 (Camp Savage, Minnesota), 在那里将其重组为军事情报局语言学校 (Military Intelligence Service Language School)。

1943年, 就在塔德·永木和来自安置营的“二世”志愿者们为在战争期间把时间全都花费在剪修树木和给运兵列车装载食物 — 干了两年粗活 — 上而愈发感到沮丧时, 国防部 (War Department) 在营地的布告板上贴出了一张告示。那是一项接受志愿者参加一个由“二世”日本人组成的特种

作战部队的计划。他说: “每次得到机会, 我们都试图参加作战部队。他们则总是说: ‘不行’。”现在, 来自夏威夷和来自美国本土的“二世”日本人都争相前来, 甘当志愿者。在美国本土的志愿人员中有一半来自美国的安置营。是的, 绝对是这样! 为了责任, 为了荣誉, 为了国家。他们将为美国而战。

在密西西比州的谢尔比营 (Camp Shelby, Mississippi), “二世”日本人组成了第442团级战斗队 (442nd Regimental Combat Team)。全队的平均智商为119, 比候补军官学校 (Officer Candidate School) 所要求的高出9个点。在该队队员臂章上, 惹人注目地印着一只手, 在蓝天的背景下高举着一支自由

火炬。这支主要部署在欧洲的部队将展示臂章所象征的自由精神。第442团级战斗队后来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军功最为卓著的美国部队，共有1.8143万人获奖，其中还不包括数目估计在3600枚的紫心勋章³ (Purple Heart Award)。塔德的哥哥“斯吉特斯”·永木 ("Skeets" Nagaki) 也在该队服役。

塔德·永木于1943年7月参加了第442团级战斗队，就在这时候，战略情报局也开始招募从事“高度机密”情报工作的“二世”日本人志愿者。“比战斗还要艰险，”有些人被如是告知，“那是张单程票。”身高1.65米的塔德没想当英雄，而是觉得这项选择比剪修树木好。他参与其中，并被选入战略情报局101支队 (OSS Detachment 101) 所辖由“二世”日本人组成的精英小组。开始时的23人中只有14人成功地留了下来。有些人给战略情报局起了个绰号叫“啊，如此社会精英” (Oh So Social)，因为有那么多的人来自常春藤联盟⁴ (Ivy League) 中的大学。“二世”日本人团队与常春藤联盟毫无关系。塔德·永木是来自内布拉斯加州的农家子弟。3人来自加州，其余人来自夏威夷。

“啊，如此保密” (Oh So Secret) 是个更贴切的绰号。从一开始，分派的任务就是保密的。头一条军规就是：别提问题。别写信给妈妈谈你在干什么或你见

过什么。小组将被派往无人知晓的地方。不管干什么，都涉及不止一个军种。如果你问一个知情者，他可能会告诉你，战略情报局是由联邦调查局 (Federal Investigation Bureau) 和海军情报局 (Office of Naval Intelligence) 拼凑而成的一个奇妙组合，再加上埃尔·弗林⁵ (Errol Flynn) 在战争片中所扮演的那种空降敌后单枪匹马抓获整支敌军的人物。战略情报局相继在伊利诺伊州内佩维尔 (Naperville, Illinois) 的无线电学校和明尼苏达州萨维奇堡的军事情报局语言学校训练这个“二世”日本人小组，然后又在卡特利那岛 (Catalina Island) 的托扬湾 (Toyon Bay) 进行6周的生存和爆破训练。他们在山里通过体能训练来强健体魄，他们从坦克登陆艇上下水进行水上训练。他们可以靠捕鱼和射杀山羊来维持生存。卡特利那岛是进行海岸侦察和突击训练的理想地点。那时已是1944年。自1942年以来，这些“二世”日本人就不断请战。他们即将获得作战的机会。

1941年12月，日本采取行动，以保护它在东南亚所取得的果实、切断同盟国通往中国的补给线，并通过入侵英国殖民地缅甸来攫取更多的稻米和石油。日军只花了3个月时间就占领了面积约与得克萨斯州 (Texas) 相当的缅甸。在中国-缅甸-印度这个战区，战争

是为争夺通往中国的补给线的控制权而进行的。在缅甸，部队打的是意志战。酷热使你熔化。你得在雨季的滂沱大雨和热带皮肤病的包夹之下艰难跋涉。你身患疟疾，热带疾病令你肝肠寸断，彻底垮掉。你的双脚因长途行军而起泡。你奋力驱赶蚂蝗、毒蛇和叮人的昆虫——用手把它们轰走。通常，只能靠空投提供补给。

缅甸成为丛林战、高山战、沙漠战和海军战交错展开、前景难料的混沌疆场。那是一场徒手搏斗与空中运输之间你死我活的较量，前者适合于石器时代，而整师的部队和所配备的大炮、车辆则在空中穿行，其战法即便在20世纪也堪称奇迹。滑翔机运载的士兵降落在偏远丛林中的简易跑道上。部队在瓢泼大雨之中艰难地挪动脚步，穿过大片的泥泞稻田。行进途中，雨水于不知不觉之间已浸烂了脚下的军靴。船只在长着海榄雌的沼泽中摸索前行。

1943年1月空降到缅甸北部的战略情报局101支队是美国在日军敌后使用的第一支侦察部队。该

³ 紫心勋章：美国授予作战中受伤者的勋章。译注

⁴ 常春藤联盟：美国东北部一批在学术上和社会上享有盛名的高等学校的统称。它们是：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布朗大学、达特茅斯大学、康奈尔大学。该联盟原指这些学校联合组成的橄榄球和其他运动组织。译注

⁵ 埃罗尔·弗林：(1909 - 1959)，美国著名男电影演员。译注





Front - L to R: Calvin Tottori, Shu Kurahashi, Fumio Kido, Wilbert Kishimoto, Tad Nagaki, Takao Tanabe, Dick Hamada, Tom Baba

Back - L to R: Sessamu Kazahaya, Lt. Ralph Yempuku, Lt. Richard Betts, Maj. Crowe, Lt. Junichi Ito, Lt. Chiyoaki Ikeda, George Kobayashi

1944年，战略情报局101支队的“二世”日本人小队在加利福尼亚州卡特利那岛上受训。前排右侧第5个是塔德·永木。

Courtesy of Tad Nagaki

支队部署在中国、缅甸和印度，有250名军官和750名受过跳伞、无线电操作、渗透、生存技能、徒手搏斗、编译密码和游击战术等方面训练的士兵。这个情报单位隶属美国，采用非常规方法，由卡尔·埃尔菲尔(Carl Elfier)和威廉·“雷”·皮尔斯(William "Ray" Peers)指挥。但是，对于没有丛林战经验的同盟国士兵来说，这是一个多么不友善的地方！虽然101支队对当地部族割取死者耳朵的做法有反感，但他们需要当地有才干的人。为了招募当地的克钦族人并得到信任，他们睡在村寨里，参加村寨的节日活动，观看克钦族人在音乐中列队前进，与他们一起玩游戏、赛跑，参加他们的盛宴。他们领导1万名克钦族人——克钦袭击队(Kachin Raiders)——从村寨、山岭和丛林隐蔽处袭击在缅甸的日军。在克钦族的支持下，美国部队发现丛

林已不再与其为敌。他们利用“丛林传递途径”(jungle grapevine)。他们为同盟军的轰炸机指引目标。到1943年末，101支队已有11座无线电台按时从日占区发送情报。

1943年，日军宣布将给予俘虏的飞行员“前往地狱的单程票”后，101支队和他们的克钦袭击队开始营救被击落的机组人员。第10航空队(Tenth Air Force)的同盟国飞行员的士气得到提高——其中有许多飞行员都飞越过“驼峰”。101支队营救的同盟国飞行员大约有400名。

101支队的“二世”日本人小组凭着经受过战火洗礼的无比亲密的同志关系而结为一体，非但如此，他们还像亲兄弟一样团结合作，决意证明他们具有爱国主义精神。所有的人自愿参与行动时就已经知道，作为美籍日本人，他所面临的危险远比其他人大得多。

1944年末，塔德·永木抵达地处缅甸伊洛瓦底江一处弯道的密支那。从战略上讲，密支那是北部作战计划的关键。该地位于曼德勒以北，缅甸惟一一座全天候硬跑道机场就设在那里，已被富有传奇色彩的梅里尔袭击队⁶(Merrill's Marauders)夺占。从那里，永木帮助在八莫建起了司令部。缅甸成了他有生以来第一次住茅屋，骑光背大象运货，大量涂抹驱虫剂，吃K口粮⁷、C口粮⁸、当地大米和咖哩鸡的地方。

“二世”日本人投身到破坏活动、游击战、打了就跑的骚扰行动和翻译日文文件、制作传单、盘问俘虏和修建机场等工作之中。小组成员加尔文·十鸟(Calvin Tottori)写过一部引人入胜的回忆集《中国-缅甸-印度战区的战略情报局“二世”日本人》(The O.S.S. Niseis in the China-Burma-India Theater)，虽未出版，但真实记录了他们的功绩。狄克·滨田(Dick Hamada)隶属于缅甸中部第2营。他回忆道：“第2营时刻处在行动之中，在小道两侧设置埋伏，用烟熏硬化的竹钉刺穿敌人。竹钉虽然原始，但非常有效。有一

⁶ 梅里尔袭击队：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中国-缅甸-印度战区由美国陆军将领弗兰克·梅里尔指挥的一队士兵，以丛林战术著称。译注

⁷ K口粮：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陆军没有其他食物时食用的应急口粮，每包内有一日三餐的压缩和脱水食物。编注

⁸ C口粮：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陆军用于战地口粮的任何种类的罐装或预装食物。编注

次，在与敌人进行小规模战斗之后，克钦袭击队带回了一些衣服和缴获的武器。我问道：‘杀死了多少个敌人？’士兵们说：‘20个。’看到我露出怀疑的表情，他们马上从他们的小兜里掏出了20只耳朵。自那以后我就再也不怀疑他们的话了。”

该小组理应盘问日本俘虏。塔德·永木说：“我从未有过机会。”他们横下一条心拒不就擒。投降将给他们的家庭和国家带来耻辱。“日本人总是自杀，”他回忆道，“用手榴弹炸死自己。”

被错当成敌人的可能性始终存在。“二世”日本人拉尔夫·圆福 (Ralph Yempuku) 中尉被指派到乔·拉扎斯基 (Joe Lazarsky) 上尉指挥的第1营克钦袭击队。克钦族人

痛恨日本人。日本人把村民绑在树上，用刺刀捅死。“克钦族人起初对我很警惕，因为我是美籍日本人，”圆福追忆道，“第一天，拉扎斯基上尉要我当着全营战士的面出列，把我这个‘美国人’介绍给大家，并命令他们看清我的脸，这样我就不致被误认为日敌而遭到杀害了。”

拉扎斯基说：“我告诉他们，圆福中尉跟我们这些白人一样，是个大头。”圆福中尉率领他自己的克钦游击连队伏击和攻打敌后靠近腊戍和缅甸公路沿线被日军盘踞的村寨。

每个“二世”日本人都知道阵亡比被俘好。卡尔文·十鸟执行的第一项任务是搜集有关眉谬以北地区日军动态的情报。“由于只

有两个人，我们理当互相保护。我还记得在训练时一再听到的教导——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战斗使人产生迷信。第一个新兵受伤后，十鸟所在的小组深感身上的刺纹具有某种神秘的保护力量。“在一阵狂热中，我们让一位缅甸和尚在我们身上刺下了花纹，”十鸟追忆道，“我的左前臂上刺的是一只缅甸老虎，它不断地提示我记住在那个国家所经历的一切。”

永木投身到训练两个连的任务之中。这两个连由缅甸北部的克钦族人和中部的掸族人组成。在训练活动中，搏斗的危险、红十字会送来的咖啡和异常单调乏味交织在一起，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在战场上，他空降到敌后，

解放者中的日文翻译塔德·永木和战地急救卫生员雷蒙德·汉库莱克 (Raymond Hanculak) 因解放山东省潍县拘留营而于1945年在上海荣获战士奖章。该奖章授予经历了艰难或危险和在不涉及与武装敌人冲突情况下志愿冒生命危险而有突出英勇表现者。

Courtesy of Ted Nagaki



监视日军的动态和收集情报。在八莫的司令部，他整理加工报告。

随着1945年夏天缅甸战事规模缩小，在印度和缅甸战场上经受过战火洗礼的第101支队“二世”日本人被部署到中国，接受设在昆明的战略情报局第202支队司令部的指挥。从12岁起就在内布拉斯加州的农场驾驶拖拉机的塔德·永木，曾驾驶卡车车队中的一辆陆军10轮卡车，沿缅甸公路越过“驼峰”，前往中国。

营救任务

1945年夏末，美军对日本鬼子已渐成包围之势，这时，设在中国的美军司令部接到报告说：日军策划杀害被囚禁者。营救成了首当其冲的任务。美国指挥官艾伯特·魏德迈(Albert Wedemeyer)将军命令下属部门寻找并撤走拘押在中国、满洲和朝鲜的战俘。他组建了多个七人小组，每组都有医学、通讯专家和翻译。战略

情报局有两项任务：营救被囚禁者和收集情报。

战略情报局组织了8次营救行动，它们皆以鸟名为代号：喜鹊（前往北平）、鸭子（前往潍县）、火烈鸟（前往哈尔滨）、红衣凤头鸟（前往沈阳）、麻雀（前往上海）、鹤鹑（前往河内）、鸽子（前往海南岛）和渡鸭（前往老挝万象）。第14航空队(14th Air Force)受命提供必要的集结待命地区。各小组均从西安出发。

“二世”日本人狄克·滨田是空降北平（北京）的小组的成员之一。该组解救了624名同盟国战俘，其中包括杜立德⁹(Doolittle)东京空袭行动的幸存者。“二世”日本人文雄·木户(Fumio Kido)与小组一起空降，营救了巴丹¹⁰的英雄、美国将军乔纳森·温赖特(Jonathan Wainwright)和在沈阳的其他1600名同盟国战俘。卡尔文·十鸟是飞往台湾、试图解救该地同盟国战俘的战略情报局小组成员。拉尔夫·圆福随同小组空降海南岛，撤走了该地400名饥饿的战俘。1945年8月17日，塔德·永木与另外5位美国英雄从一架名为“装甲天使”(The Armored Angel)

⁹ 吉米·杜立德：(1896 - 1993)，美国飞行员，空军中将，曾创飞行速度世界纪录(1932)；二战期间曾率16架B-25型轰炸机空袭日本东京、横滨等城市。

译注

¹⁰ 巴丹：菲律宾西吕宋岛的一个半岛。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长期包围后，美军和菲律宾部队于1942年4月向日军投降。1945年2月美军收复该半岛。

译注



1947年，泰德·永木和他的妻子布查在他们的农场上。

Courtesy of Tad Nagaki

的B-24型轰炸机空降，从那里的集中营里解救了我和其他1400名被囚禁者。

塔德·永木和这些营救小组的成员因英勇无畏而被授予战士奖章 (Soldier's Medal)。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美国武装力量服务的2.5万名美籍日本人中的一员。

“‘二世’日本人用自己的热血买回了一大块美国，”身为对中国-缅甸-印度战区美军指挥官的约瑟夫·史迪威 (Joseph Stilwell) 将军如是说¹¹。“那些‘二世’小伙子在美国人心目中永远占有一席之地，这他妈的没错！”

塔德·永木说自己不是英雄。他表示，任何一个美国人都会做他所做的事。协助在中国青岛建立一个战略情报局基地后，他于1946年回到美国，并与他的“二世”日本人未婚妻“布查”(Butch) 成婚。就读明尼苏达州的军事情报局语言学校时，他在一次由第三方安排的会面中与“布查”相识。她和她移居美国的第一



Courtesy of Mary Previte

1998年，玛丽·普雷维特与塔德·永木相聚在内布拉斯加州阿莱恩斯他的农场上。

一代父母被监禁在亚利桑那州的波斯顿 (Poston, Arizona) 安置营里。1950年美国修改法律后，塔德·永木的父母成为美国公民。他们从未回过日本。如今，塔德·永木在内布拉斯加州与他长大的地

方相距不远的阿莱恩斯种植玉米和豆子。他今年85岁。◇

¹¹ 这句话的原文是 “The Nisei bought an awful hunk of America with their blood”。虽然有些粗俗，但确是史迪威将军素曰说话的风格。 编注

后记

正如本文所生动描述的那样，1945年8月17日，7人自一架B-24型轰炸机跳伞解放了在中国山东省潍县的日本集中营。其中6人为美国人，另一个是名叫王成汉（音译：Cheng Han Wang）的中文翻译。玛丽·普雷维特（其中文名字为戴爱美）于1997年寻访到所有的美国人，并虔诚地长途跋涉，当面向他们每一个人表示谢意。她还在寻找营救小组的中文翻译。王先生又叫“艾迪”(Eddie) 或爱德华·王 (Edward Wang)。其他成员认为当时他二十一二岁。他们说他是在昆明或西安参加营救小组的。

戴爱美盼望中国朋友能帮忙找到王先生。任何人如了解情况或能提供线索，可按以下地址直接与她联系：

Mary Previte, 351 Kings Highway East, Haddonfield, NJ 08033, USA